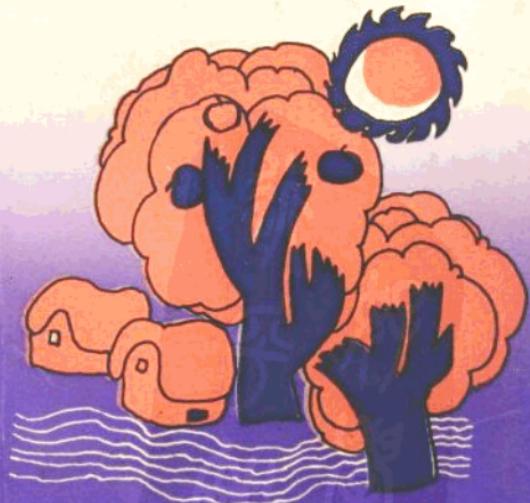


赵象昆剧作选

ZHAO XIANG KUN JU ZUO XUAN



○ 青島出版社

PDG



赵象焜，1933年生于山东省诸城县。青岛市吕剧团国家一级编剧。1949年参军入伍，历任文工团员，青岛文化局科员，山东省艺术馆馆员，青岛歌舞团作曲，青岛吕剧团作曲编剧。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专业技术优秀人材。在44年文艺工作历程中，从事专业音乐工作27年后转入戏剧创作，所创作的大型戏曲《张王李赵》曾获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其他剧目数次在省市获奖。十几年来，以其丰富的生活积累、诙谐幽默而又辛辣犀利的笔触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创作大小剧目20余部，是一位有成就的剧作家。

序

马少波

我的家乡山东物阜风淳，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有当代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辉业绩。仅戏剧战线上，亦可堪称人文荟萃。老一辈开拓于先；新中国成立后，又涌现出不少富有才华的勤奋好学的剧作者。他们的作品传达了人民的心声，陶冶了人民的情操，所创造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丰富了祖国的艺术画廊。赵象焜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赵象焜同志是一位有成就的中年剧作家，他的几个名作如《张王李赵》、《恭喜发财》等，给我留下了如下的深刻印象：

一、作者热爱他所处的时代，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他是非清楚，爱憎分明，热烈地歌颂高尚的道德情操，无情地鞭笞卑微的利己思想。他的作品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以饱含人生哲理，闪耀道德光芒而震撼人心。他善于从普通人的心灵深处发现闪光的火种，把这些美好的思想感情，形象地诉诸观众，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净化了灵魂。他从不板着面孔说教，而是以他擅长的诙谐幽默而又辛辣犀利的笔触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作者笔下是他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剧中那些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形形色色的形象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凭空杜撰的标志某种思想倾向的符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戏剧更是通过性格化的

语言来塑造人物的。“话出人出”，这固然要靠作者艺术创造的功力，而生活的基础却是成功的关键。他重视与人民大众同命运，共呼吸，曾到 10 几个县进行调查研究，20 多次深入农村生活，还曾带职下乡任基层干部一年半。他生活在群众之中，自得其乐，引以为荣，这才使他亲身感受了新农村的热气腾腾的变革过程和老少男女细腻微妙的喜怒哀乐。

三、作者着意于多种题材、样式和多种艺术品种的尝试和开拓。近年来，他写农村，也写城市；写喜剧，也写正剧；写大戏，也写小品；写舞台剧，也写电视剧。文艺工作者固然要以专业为主，但为了更及时地反映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文不择兵器是可取的。

赵象焜同志正在盛年，相信他会以不懈的毅力继续攀登。

青岛出版社正在有计划地为一些有成就的剧作家出版剧作选集，这是有识之举！鉴于对戏剧文学重视不够的现状，能够把一些剧作家的优秀作品，结集问世，这不仅对作者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也使佳作广为流传，体现了时代的使命感。赵象焜同志嘱我为这本书作序，写几句话聊申贺忱而已。

1990 年 11 月 9 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马少波

大 型 戏 剧

张王李赵(七场吕剧)	(1)
附:源泉汲水水更甜——吕剧《张王李赵》创作体会	
恭喜发财(无场次讽刺喜剧·大型吕剧)	(67)
田野迪斯科(多场次大型吕剧)	(136)
此恨绵绵(八场吕剧)	(188)
海祭(多场次近代历史大型吕剧)	(239)
朗朗乾坤(纪实性系列电视剧)	(297)
第一部 人命关天	(297)
第二部 山囚	(336)
第三部 盲中盲	(368)
第四部 沉淀	(415)

短 剧 与 小 品

春种秋收(儿童电视短剧)	(468)
第一个读者(话剧小品)	(479)

张冠章戴 (话剧小品).....	(487)
特种服务 (独幕荒诞讽刺喜剧).....	(497)
蝉鸣金秋 (独幕戏曲).....	(512)
后记	(534)

·七场吕剧·

张王李赵

人物表

赵桂花	女	60岁	山前庄社员
张大山	男	27岁	山后庄社员
李雪梅	女	23岁	山前庄卫生员
王承祖	男	58岁	山前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雪梅爹	男	55岁	山前庄社员
王庆祥	男	47岁	山前庄代销员
向素珍	女	42岁	庆祥妻
孙书记	男	50岁	公社书记
小白	男	25岁	公社供销社会计
春兰	女	20岁	山前庄社员
群众数人			

第一场

〔1978年春。〕

〔赵桂花家，陈设朴素，墙挂喜字。〕

〔赵桂花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手托嫁衣上。〕

赵桂花 (唱) 春分过后天转暖，
今日俺家把喜添。
闺女玉英要出嫁，
我忙里忙外不得闲。
玉英是我的独生女，
对象是山后张大山。
本打算招来女婿合家过，
王家从来不准女娶男。
族规家教难违背，
母女分离在今天。
今日是喜笑欢乐送儿去，
想今后我忍不住阵阵心酸。

〔雪梅爹上。〕

雪梅爹 她大婶，今天你欢喜啦！

赵桂花 快来坐啊兄弟，送闺女不如娶媳妇欢喜呀！

雪梅爹 刚才玉英叫我给你捎个话，拖拉机修好啦，翠华要去拉化肥，北岭那个路不好走，玉英不放心，和她一起去了，几十里地很快就回来了。

赵桂花 这孩子，临出门啦，总这么牵三挂四的，你就没法拦她。兄弟，快坐。

雪梅爹 她大婶，都拾掇好啦？
赵桂花 没什么拾掇的，如今的闺女好陪送，一辆脚踏车连人带东西就接过去啦。
雪梅爹 如今号召勤俭办婚事，正合咱做父母的心呀。
赵桂花 年轻人跟得比咱还快哪！
雪梅爹 她大婶，我先回饲养室了。
赵桂花 哎，兄弟，雪梅呢？
雪梅爹 舍不得她玉英姐走，一大早就在家里擦眼抹泪，这会出诊去了，忙完了准过来。
赵桂花 这姐俩从小就形影不离，就和亲的没有两样，昨晚上两个人难舍难离地啦了多半宿。
雪梅爹 哎！这不来啦。
〔雪梅背药箱，拿小包袱急上。
雪梅 爹，快回家吃饭吧，我都给你扣在锅里啦。
雪梅爹 嗯，你大婶刚才还念叨你怎么还不来。
雪梅 大婶一煞不见就念叨。
雪梅爹 她大婶，我走啦。（下）
赵桂花 走啊，兄弟。
雪梅 哎，大婶，俺玉英姐呢？
赵桂花 刚才你爹说和翠华开着拖拉机拉化肥去了。
雪梅 她可真积极，这是给山前庄留想头啊！（取毛衣）大婶，我给玉英姐的礼物，好看不？
赵桂花 你这妮子，花这些钱；看你玉英姐不说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雪梅 大婶，俺这是留个纪念嘛，叫她说吧，反正她临走就说我这一回啦。（忍不住拭泪，转脸见嫁衣）大婶，这是玉英姐做新娘的衣裳？太漂亮了！（在身上比划）
赵桂花 等你结婚，大婶给你做一件。

雪梅 俺不要，俺不要！（急叠嫁衣）

赵桂花 你呀，用不了两年就穿上了。

雪梅 大婶，我才不呢；

（唱）不找对象不结婚，

永远不离爹的门。

一辈子决不受人管，

我也不操别人的心。

终身许配给公社，

走门串户看病人。

等我长到五十八，

当个五保去安身。

赵桂花 不怕嘴硬，你爹就你这么个宝贝疙瘩，住不了几年就好招养老女婿啦。

雪梅 大婶，快别说养老女婿啦，原来玉英姐还说要带头女娶男，可后来又变了卦，大概俺大山哥嫌咱山前穷。

赵桂花 你就会猜，大山可不是那样的孩子。嗨！俺王家有规矩，你老叔不同意。

雪梅 老叔？当书记还管着人家招女婿啦？

赵桂花 你年轻人不懂得这些事。

雪梅 这有什么不懂，现在上级提倡嘛，听他的干什么，他这个老光棍，想找个地方还没人要呢！

赵桂花 嘘——雪梅。

雪梅 那俺玉英姐走了，你怎么办？

赵桂花 我……

〔王庆祥上。〕

王庆祥 婶子，我给你贺喜来啦。

雪梅 庆祥哥你可真是稀客呀。

王庆祥 嗨！平常我也没有空，今个大妹妹要出嫁当媳妇了，我还

- 能不来送送。
- 雪梅 你送妹妹的礼物可真不轻呀!
- 王庆祥 什么?
- 雪梅 (抬起双手伸开手指)十个大胡萝卜呀!
- 王庆祥 噢!这里缺什么我也不知道,婶子,咱代销店刚进了货,需要什么,我过去拿。
- 雪梅 噢!我知道了,庆祥哥送了个代销店来。
- 王庆祥 雪梅,你这么厉害,谁敢要你做媳妇,到时候找不着主,我可不帮忙啊!
- 雪梅 (暗从药箱内拿出针灸盒,忽做认真状)哎,庆祥哥,你嘴上长了个东西。
- 王庆祥 (连忙摸嘴)什么,在哪里?
- 雪梅 (一步跨上)你舌头上长了个疔疮,我给你针针就好了!(摸庆祥)
- 王庆祥 大妹妹,我不敢啦,不敢啦!
- [王承祖上。]
- 王承祖 玉英哪?
- 赵桂花 她老叔,快坐。
- 雪梅 老叔。
- 王庆祥 老叔。
- 王承祖 大山快来接玉英了吧?
- 雪梅 玉英姐一早去拉化肥,还没回来呢。
- 王承祖 怎么不叫别人去呀?
- 赵桂花 拖拉机刚修好,路不好走,翠华一个人去她不放心,快回来了。坐,雪梅快拿糖来。
- [雪梅拿糖,分递众人。]
- 王承祖 玉英离开山前庄,队里走了一员将,我真舍不得啊!
- 赵桂花 她老叔,你把她抬得高啦。

王承祖 在咱王家这算有出息的闺女啦；

(唱) 棍子好挑梁难选，

树苗好栽材难。

培养个人材就更不容易，

她可是一颗心扑在队里边。

青年中妇女里她处处做榜样，

生产中她领着咱队里的半边天。

不是我当着你把玉英夸赞，

从心里我舍不得她离开山前。

雪梅 老叔，舍不得为什么不留下，现在不是提倡女娶男吗？

王承祖 女娶男是个号召，也有具体问题啊！

雪梅 那将来俺大婶……

赵桂花 雪梅……

王承祖 (有意打断)哎，雪梅你怎么打算的？看来你对女娶男很关心呀。

雪梅 老叔放心，我不娶男，也不让男娶我。

王承祖 这叫什么打算，这是姑娘的假话吧！

赵桂花 人家雪梅说把终身许配给公社啦。

王庆祥 噢！大妹子要一辈子单干哪？

雪梅 就是你说话讨厌！

〔众人笑，张大山上。〕

雪梅 新郎来了，新郎来了！

〔众人寒暄。〕

张大山 娘！

赵桂花 哎——

〔众笑。〕

王承祖 大山，怎么就自己来的？

张大山 队里忙，为这事再牵扯劳力不象话，我自己来接就行啦。

王承祖 好嘛，这也叫实事求是，不讲形式。

张大山 嘿嘿……

雪 梅 大山哥，玉英姐一会就回来，你别急，等她一块吃了饺子才能走。

〔众笑，春兰喊上。

春 兰 老叔！老叔！不……不……不好啦！

王承祖 春兰，什么事慢慢说。

春 兰 玉英姐和翠华拉着化肥爬上北岭，碰上辆大车惊了骡子，拖拉机躲车翻在沟里，翠华受了伤，玉英姐她……

众 人 她怎么样了？快说！

春 兰 她……她砸在车底下已经……（哭）

众 人 啊！

赵桂花 玉英，我的孩子……

〔赵桂花晕倒，雪梅急扶，灯光骤暗。

张大山 （悲痛地）娘！

王承祖 （神经质地）俺王家门里遭灾啦！

——幕急闭

第二场

〔接前场数日。〕

〔台中，一墙分两家，左赵桂花家，右王庆祥家。〕

〔幕启：王家室外支着自行车，王庆祥内外奔忙整理纸箱，哼着小调，向素珍在院内洗衣，王庆祥越唱嗓门越大。〕

向素珍 行啦，快别妖魔鬼怪地叫啦，不怕人笑话。

王庆祥 笑话什么！

向素珍 不管怎么说玉英是本家妹妹。

王庆祥 俺爹死了我也没掉眼泪呢，她死了你还得叫我陪着哭啊，这回呀，哭也光剩下妹妹她娘喽。

〔春兰穿一身劳动裤褂上。〕

春 兰 素珍嫂，你还没换衣服，今天的活可脏。

向素珍 反正好洗，不换啦，你等等。（进内）

王庆祥 春兰，听说城里兴起喇叭裤啦，你不赶赶行市。

〔向素珍出。〕

春 兰 大喇叭都叫你吹了，没的做啦。

向素珍 （瞪了庆祥一眼）该！（对春兰）走！

〔向素珍与春兰下，庆祥解嘲地一笑进内。王承祖上，王庆祥拖纸箱上。〕

王庆祥 老叔来啦。

王承祖 （轻声地）嗯。

王庆祥 老叔，我去供销社，不要点什么货？

王承祖 你就知道货，没想想下步怎么办？

王庆祥 什么下步？

王承祖 玉英死啦，您婶子就剩下一个人啦，今后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王庆祥 老叔，这还用我想吗？老规矩，孤老寡妇无依无靠，一律五保，你不是常说这是咱社会主义优越性嘛。

王承祖 山前庄几十户姓王的，供养一个老祖宗，几十代传子传孙，如今出了个寡妇就推出去当五保，你不嫌丢人。

王庆祥 那……哎，老叔，要这么说，办法还真有！我可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王承祖 这不就是叫你说嘛。

王庆祥 俺老婶去世以后，你也没成家，俺婶子又不是外人，您两个老的合起来，还不出王家门，什么也都解决了……

王承祖 混蛋！亏你能说出这种话，王家老辈有这事吗？

王庆祥 老叔，别上火，你不是叫我想法吗？我一时……

王承祖 你怎么不往正经路上想，和你直说了吧，昨天王家几个长辈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扒拉来扒拉去，您这一辈，你和玉英是一个老爷爷分下来的，前掐后算，身边就剩下你这么个没出五服的单枝挑啦，数你隔得近，你婶子得由你赡养。

王庆祥 我赡养？！嗨！老叔，祖谱上近，我这里可差得远哪，你又不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拉院墙，就因为我往俺婶子家那边多套过去这么一步，弄得两家关系一直不好……

王承祖 那算什么关系，我说的是赡养和继承的关系。

王庆祥 继承？

王承祖 对！

(唱)赡养和继承规矩没变，

从古到今一脉流传。

家族内有近找近无近找远。

族外人谁也别想继承权。

王庆祥 老叔，我明白啦。不过老叔，这两天我听着张大山一直在俺婶子那边……

王承祖 你还是没明白，外姓人到王家顶户的规矩，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立。玉英订婚那阵，您婶子要招养老女婿，就因为这个我没答应，现在玉英死了，大山过来照顾一下，这是人之常情，长期下去，恐怕大山也不会拣个累赘吧。

王庆祥 (激动地)对！老叔，我听你的，真有那一天……

(春兰上。

春 兰 哎，老叔，你在这里呀，公社孙书记找你。

王承祖 哎，老孙来啦，走。哎，庆祥，那事好好考虑考虑，基本就是那样啦。

王庆祥 那么就这么的？

王承祖 还犹豫什么？走，春兰。(与春兰下)

王庆祥 (望着承祖的背影，激动地)嘿！这真是人在运上，马在阵上，屎克螂撞在大粪上，找上门的好事，我还能推吗？行！你能递给我个蔓子巴，我保险挣出个大葫芦，这就跑不了啦。

(庆祥高兴地收拾货箱把自行车推回幕内。

(赵家。张大山背赵桂花上。

赵桂花 大山，到家啦，放下我，我自己走。

(大山放下赵桂花，搀扶进屋，扶起上炕。

张大山 娘，雪梅到卫生室兑好药就来，我去和老叔说声你从医院回来了。

赵桂花 好，大山，你也歇歇吧。

张大山 哟。(下)

赵桂花 (见枕边包袱，拿玉英嫁衣，哭泣)玉英，我的孩子！

(唱)可怜我玉英儿死得好惨，

一煞时撕去了我的心肝。

真不如咱娘俩同离人世，

为什么撇下我形影孤单。

玉英，你不能撇下娘啊！（晕厥）

〔李雪梅挎药箱上。

雪 梅 大婶，大婶！你醒醒，你醒醒呀！

赵桂花 玉英，（搂住雪梅）我的玉英啊！

雪 梅 大婶，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呀！

赵桂花 （渐清醒）雪梅，就剩我一个人啦……

雪 梅 大婶，你别这样说，我们都会照顾你的。

赵桂花 （泣不成声）嗯，恩，孩子啊；

（唱）人生的道路虽不平坦，

哪有人能像我这样艰难。

旧社会咱就是穷家寒舍，

解放后丈夫死母女受孤单。

小玉英在怀抱把我拖累，

地里种家里忙我一人承担。

合作化人民公社救了俺母女，

20年来的日子步步甜。

玉英儿是我的希望和依靠，

我盼她成婚立家早把身安。

哪想到无情水单冲独根苗；

大喜的日子里她离开人间。

闺女死女婿走撇我独身过，

从今后我一辈子孤孤单单。

雪 梅 大婶你不会孤单的，从今后我就做你的亲闺女，伺候你一辈子。

〔张大山、孙书记、王承祖上。